



[英] 塞缪尔·约翰逊 著

Samuel Johnson

饥渴的想象

约翰逊 散文作品选

叶丽贤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英] 塞缪尔·约翰逊 著

Samuel Johnson

叶丽贤 译



饥渴的想象

约翰逊 散文作品选

藏书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渴的想象：约翰逊散文作品选 / (英) 约翰逊著；

叶丽贤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3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5233-9

I. ①饥… II. ①约… ②叶… III. ①散文集—英国—
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7948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扉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74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47.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译序：饥渴的想象

塞缪尔·约翰逊的哲理小说《拉塞勒斯》第32章，拉塞勒斯王子与夫子因列、妹妹聂卡娅等一行人游览埃及金字塔，瞻过墓室和石棺后，三人坐下歇息，夫子因列对兄妹二人就金字塔由来做了一番评论。

欲究中国之所以筑长城者，实易也。中原素昌富，然华族懦弱，筑此巨墙，足可免受夷族之侵扰，永享太平。彼夷族雄踞北国，常疏于生产之技，荒于勤勉之心，欲求果腹蔽体，唯强掠暴夺，最为便宜；故屡屡大肆犯于贸易往来之南境，其势乎，犹雄鹰俯猎家禽，未可挡也。北夷性凶残，力迅猛，非筑此墙而不能挡耳，然其蒙昧未开，故安求它策以御敌邪。

然埃及耗其煌煌之巨财，劳其泱泱之民众，不过立数座金字塔耳，其因实难洞悉也。若为战争之需，其狭室窄道，绝无可纳退兵残勇之地；若作贮宝之用，亦有它法可达此防盗之效，而无须这般劳民伤财。然则，金字塔终屹然立于世者，殆唯心中念想使然。盖人有空

想，犹若饥火烧肠，终生受其摧折而不得休止，非兴役动众而无以遣之。既已穷尽奢华，则必又燃起新欲。若土木之道，初为实用，实用之效既达，虚荣之心又生，遂“宏图”渐展，终达人力所能为之极限，然非至于此，则难保故态复萌，又生他念。

余观此庞然大物，始叹万千享乐之道，竟不足以欢娱世人，乃至留此巨塔也。为王者，权倾海内，无人可与其争衡，且富甲天下，凡务实之需，无由之欲，一应皆可满足，尚有绰余。然，其位至无上而不安其座，穷尽奢华而不甘其味，日夜荒淫而常叹生而无趣，惟遣莘莘之劳役，夙夜不殆，垒石筑台，修此旷古之陵寝，才可安其心，娱其情。世间之中，常有人不安其身世之平常，徒羨王室璨璨之荣华，痴想以权富永慰觅奇之心，一解求新之渴，如此，则仅须来此一游，仰观巨塔，是时必喟然长叹曰：甚矣，吾之不惠！

夫子因列将长城与金字塔作对比，认为作为世界奇迹，长城有其实用之处，中国人筑长城抵抗外敌合乎情理，而金字塔则不同，既不能作退兵之地，也不能作藏宝之所，实在难以推断埃及人当年为何造此庞然大物。夫子因列思索再三，最后将其动机归为“饥渴的想象”（the hunger of imagination，如上译文译为“人有空想，犹若饥火烧肠”）。“饥渴的想象”这个隐喻以及变体（如“饥渴的心智”、“空虚的生命”）常出现在约翰逊的作品中，是作家对人的心灵状态的精妙譬喻。约翰逊暗示人的心灵就像肠胃，总是处于蠕动不止、欲求不满的状态，绝不会处于“当前”不动，而需要常回思“过往”和展望“未

来”，这是因为“当前”稍纵即逝，如白驹过隙指尖流沙，人只能用“过往”和“未来”来填补时间留给心灵的空洞。既然心智不可避免总是处于饥渴的状态，它必然要想方设法从“过往”或“未来”中寻找能“永慰觅奇之心，一解求新之渴”的事物。可一旦得以饜足，便又渴求“新奇”（novelty），如此往复反复，照约翰逊看来，几乎是不可摆脱的宿命。由饥渴的想象而生的，可以是好奇心、冒险的冲动和开拓的精神，也可以是贪婪、欲望、怪想、虚荣、自我欺骗等心理。这样的想象既能成就科学的伟业，铸就文艺的丰碑，也能使一代君王“遣莘莘之劳役，夙夜不殆，垒石筑台，修此旷古之陵寝”，使普通人“不安其身世之平常，徒羨王室璨璨之荣华”。拉塞勒斯王子逃出“幸福谷”，去寻找真正幸福的人生，也正是饥渴的想象使然。不过，从王子与夫子在“幸福谷”中的对话可见，其实拉塞勒斯早在谷中就已悟到人世的真相，后来的游历不过是他早期感悟的印证和拓展。

塞缪尔·约翰逊是英国十八世纪众望所归的文坛大家。他大多数的作品，包括《拉塞勒斯》和文学批评著述在内，都有很鲜明的喻世明理，内观自省的特点，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作品归为智慧文学，称他是“文学与人生的经验性批评家”。如何更好更有意义地生活，既是约翰逊的文学的核心主题，也是他作为普通人要面对的问题。阅读约翰逊，不仅要看他在作品中如何剖析世事人情，判断是非善恶，也要看他如何应对“为人”与“作文”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为成为更好的人而努力。约翰逊善于知人论世，也善于反省自我，“饥渴的想象”正是他在读书、察世和内省中对人类心灵状态的提炼，是他思考诸多道德问题要回溯的起点。

约翰逊 1709 年出生于斯坦福德郡的里奇菲尔德镇，父亲是

当地的穷书商。约翰逊自小在父亲的书堆中长大，以兴趣为师博览群书，虽不成体系，但记忆力惊人，年少时就已熟练掌握多门古典语和现代语。1728 年约翰逊就读牛津大学，他的才赋和学识初露锋芒，令导师颇为震惊。约翰逊家庭穷困，在校生活十分拮据，一年后终因父亲破产辍学回家，以帮忙打理书店和教书为业，如此郁郁不得志过了多年。在这个期间，约翰逊的神经功能出现了紊乱，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艰困的生活，敏感的天性，以及来自父亲的遗传，让约翰逊一生都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约翰逊对人类心灵的复杂和微妙有洞若观火般的认识，加上遍观群书，博古通今，约翰逊更是积累了无数前人的智慧，对人性中各种隐秘的动机，人生中各种窘迫的处境，他都了然于心。1733 至 1735 年间，约翰逊翻译出版了葡萄牙耶稣会士洛博的《阿比西尼亚游记》。1735 年约翰逊娶比自己年长 25 岁的寡妇伊丽莎白·波特为妻。这段婚姻确实有点匪夷所思，约翰逊也因此常被冠以“吃软饭”的名号。不可否认，波特的财产确实是考量的因素，但还需知道的是，约翰逊幼时得过淋巴结核，久治不愈，后来留下满脸疤痕，相貌丑陋惊人，甚至连视力也受到影响。约翰逊常对此怀有自卑感，而且由于生计窘迫，脾气暴躁，他认识的女性十分有限，跟她们很少有亲密接触。波特虽然年老色衰，举止粗俗，可年轻的约翰逊并无选择的余地和鉴别的经验，加上他又渴盼他人的赏识和厚爱，一旦有人投之以桃，必定也会报之以李，这很有可能是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的主要原因。约翰逊后来与塞维奇和鲍斯威尔的交往，也都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婚后不久，约翰逊考虑到谋生问题，用波特的钱办了一所

学校，收了几个学生，由于教学态度和容貌问题，学校不久即倒闭关门。1737年约翰逊只好与学生戴维·加利克同去伦敦闯荡，身无分文，初到大都市的生活十分落魄。当年十月他为《绅士杂志》写稿，也将妻子带到了伦敦。1738年约翰逊匿名发表长诗《伦敦》，模仿尤维纳利斯的第三讽刺诗。约翰逊虚构了人物特雷斯即将离开伦敦，隐退威尔士乡间的场景。借人物之口，约翰逊美化了田园生活和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讽刺了现代大都市生活的腐化、沃波尔当政下的政治腐败和穷人所受的苦难。整首诗用笔挺劲犀利，掷地有声，充满对穷人的才德难有用武之地的愤恨不平，带几分愤青色彩。蒲柏读完此诗后，评论道，该作者不日就要崭露头角了。

1738至1744年间约翰逊撰写了一系列历史与军事人物的传记，还对牛津伯爵家藏的宣传册与时政文做了编选，写了前序，介绍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和宗教论战材料的历史，并肯定了这些文献的珍贵价值。1744年约翰逊发表中篇传记《塞维奇传》，引发文坛关注。塞维奇是当时伦敦格拉布街穷作家中的一员，有几分诗才，自称是某贵妇的私生子，平日混迹于达官贵人中间，行为放荡不羁，喜爱挥霍钱财，最后因得罪世人、债务缠身死于狱中。1737至1739年期间塞维奇与约翰逊有往来，两人因为共同的寒士身份和生存处境，结下深厚的友谊。《塞维奇传》模仿古希腊悲剧，讲述了一位年轻诗人如何因人性弱点，受饥渴的想象所牵引，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在约翰逊看来，塞维奇绝不是一个伪君子或大恶人，他不过是向自己的生母讨要回应的权利，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同情和善待比自己更无助的弱者。但是传主也有很多缺点，例如行事不谨慎，欠缺思量，常会有无端冲动，他的生命也因此以悲剧收场。

约翰逊要借塞维奇的故事警示世人，生活中有太多让人行差踏错的诱惑，一个人天性本善并不必然是个好人，爱美德并不等于践行美德。要成为有美德的人，必定是一个需要抵抗各种诱惑与激情，不断将体现美德的原则贯彻于生活中并养成习惯的艰辛过程。整部传记载剪材料得当，又添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故事引人感慨，催人自省。《塞维奇传》的创作实践先行印证了约翰逊多年后在《漫游者》中所阐述的传记理论。批评家沃特·贝特称这是传记史上最具创新特点的作品之一。

到 1746 年约翰逊已是伦敦小有名气的文人，写过大量的时政文和评述。这一年他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受伦敦出版商所托，编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词典。编撰工作历经九年才完成，1755 年词典出版，成为英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成就。这部词典规定了词语的用法和发音，对词语的多层含义做了细致辨析，为稳定英语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后来成为约翰逊所说的“有志于评论确当，行文优雅的人”写作时必定要参考的词典，也推动了英语诗歌措辞的规范化。词典的例句大多摘自名家作品，涵盖诗歌、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由此可见约翰逊的阅读面何其宽广。1828 年出版的《诺亚·韦伯斯特词典》和 1888 至 1928 年间陆续出版的十卷本《新英语词典》都收录了其中的一些例句。也正是这两部词典的问世才逐渐撼动了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在英国的地位。词典出版多年以后，约翰逊的母校牛津大学颁给了他博士学位，不过约翰逊本人并不喜欢称自己为博士。

编写词典十分辛苦，不仅要买书读书，摘抄笔记，还要租借场地，支付助手薪水。虽然伦敦出版商预付给约翰逊一大笔

资金，但这笔钱很快就透支，约翰逊的生活捉襟见肘。在此期间给他最沉重打击的是 1752 年妻子的亡故。多年后作者一直对当年因忙于工作而冷落妻子深感愧疚。在编撰词典过程中，约翰逊发表了模仿尤维纳利斯的第十讽刺诗而作的长诗《百愿成空人间事》（1749 年），它基本的寓意是：饥渴的想象，若任其张扬无度，常会造就悲剧的人生。在诗中约翰逊列数了人生的各种愿望，如财富、地位、权力、学识、名声、长寿、美貌等。与此同时，他列举了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或结局来说明狂热地追逐这些愿望，往往会令人歪曲现实，进一步生出虚妄的念想，加上世事无常，只会让人生以失败或不幸收场。约翰逊认为，抱有雄心壮志，希望日后有所作为，并为此尝尽忧愁，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现实，但人必须认清心灵中不安分的力量，持守审慎与节制的原则，对其加以约束，倘若遭逢重挫无可挽回，应将心灵寄托于天意，以求永恒的回报，如此方有可能实现幸福的人生。《百愿成空人间事》这首诗因其思想的力度，意象的丰富和诗风的凝练，代表了约翰逊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1750 至 1752 年间约翰逊写了每周两期的系列散文《漫游者》，总共 208 篇的文章，加上《百愿成空人间事》，真正奠定了约翰逊作家生涯中的文学声名。

《漫游者》散文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带有寓言特点的虚构故事，二是对生活万象的描绘，三是抽象论述伦理道德的文章，四是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漫游者》发行量仅有五百份，不及艾迪生与斯蒂尔的《旁观者》，后者最多可达到四千份。不过，《漫游者》写作半年后，就由出版商结集出版，很多读者阅读的是合订本而不是期刊，此外，也有很多地方的报纸做了转载，所以总体上看《漫游者》的读者群（主要为中产阶级）和

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在《漫游者》中约翰逊秉承了艾迪生与斯蒂尔作为“指导日常生活智慧的大师”的使命，教导读者用理智的反思来改善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使自己过上有用于世和幸福于世的生活。与《旁观者》相比，《漫游者》的文风更凝重，话题更严肃，道德目的也更明确。和同时代的诸多期刊一样，《漫游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生活指导手册。

读《漫游者》似乎感觉所有的文章都面目相仿，新意不足，基本围绕几个核心主题（如“饥渴的想象”）反复换用不同方式来论述。约翰逊在《漫游者》第2期中有句话，恰好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约翰逊说，人们更经常需要的是反复提醒，而不是醍醐灌顶。也就是说，在约翰逊看来，人世间的真理归根结底，也就只有零星几条，很多人过得不幸福，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道理，而是因为他们不曾铭记于心并在生活中践行。这也就是为何在《百愿成空人间事》这样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里，约翰逊只在临近结尾时写了一二十行教导世人的“生活常识”。在约翰逊看来，道德说教的目的就在于耳提面命，用不同的事例、意象和论述方法达到驱使读者自我革新的目的。《漫游者》以及后来的《冒险者》（1753—1754）和《懒散者》（1758—1760）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古典作家大多有过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约翰逊的说教脱离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命题可以是亘古的，而材料可以是全新的。譬如，约翰逊在劝谏世人应理性对待物质需求和幸福关系的时候，往往是以十八世纪中叶繁荣的伦敦大都市为背景：

人们依然得不到美满的幸福，在大城市里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新的需求也同样容易被制造出来；任何人

在伦敦的商店里走一圈，都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便利器具，当他还没见过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有这样的需求；在习惯使用这些东西以后，他却不禁感叹没有了它们生活可怎么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手里已有的东西愈多，心里的欲望就愈大；我们一旦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尚未享有的，享受眼前美好东西的兴致总会大打折扣。（《冒险者》第 67 期）

在这段文字中，约翰逊分析了饥渴的想象如何体现在个人对物质的追求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这个问题与时代的相关性：在大城市里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新的需求也同样容易被制造出来。需求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这正是现代商品经济中的消费行为所具有的特征。可以说，约翰逊的道德说教很多时候是以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为指向的，比如如何对待急速增长的财富，看待商业扩张和技术文明，享受由此带来的舒适生活，如何进行绅士教育，面对妇女婚姻和家庭问题等。

作为说教文章作者的约翰逊，有别于鲍斯威尔传记中的约翰逊。在《约翰逊博士传》中，约翰逊其实并不可爱，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偏见，性格霸道，喜欢强词夺理，咄咄逼人。而在《漫游者》这类说教文章的背后，我们则能感受到约翰逊是个言语温和、态度公正客观、有宽宏之心的思辨作家。他既充分意识到七情六欲是人所固有，但又不认为它们必定会左右人的行为；他认为七情六欲可以加以约束和引导，但又不能全然压制，否则即是灭绝人性。他在《漫游者》第 49 期中论述世人对身后名的渴盼，指出身后名“既可能变作善行的回报，也可能成为恶行的酬赏”，如果人们汲汲于名声，让其主导自己的想象，必定

会伤人害己，但如果追逐得当，则必定有助于自己成为有美德的人，在逆境中不气馁的人。约翰逊 1759 年在《拉塞勒斯》中说过，道德说教者说起话来像天使，过起生活来就像人。约翰逊并不避讳自己在公共领域的道德说教者身份，写这句话时其实也把自己包括了进去。

《拉塞勒斯》中有一位哲学家，在众人面前十分自信地大谈应崇奉“理智”的“太阳”，征服自己的“幻想”和“激情”，做到以不关己事的态度来看待周边的祸福，用刀枪不入的忍耐来承受命运恶毒的箭矢。拉塞勒斯以为遇到了真智者，等过了几日再去拜谒他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这位哲学家神志崩溃坐于家中，与初见时判若两人。一问才得知，哲学家唯一的女儿昨夜暴亡。拉塞勒斯就以哲学家前两日所授的智慧来劝慰他，说人世沧桑，变化无常，唯有真知和理智永久不变。哲学家反问道，真知和理智能带给我什么安慰？请告诉我，除了告诉我女儿不能失而复得外，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其实这位哲学家教给众人的道理，在约翰逊的说教文和传记中随处可见，只不过此处的语气略显武断夸张。不管约翰逊的目的是不是仅在于嘲讽哲学家这样的人和信条，作为读者，我们却可以从故事本身引出几个关于为人处事最基本也最关键的问题：一、我们平日说话是否过于绝对，过于肯定？二、我们是否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三、我们是否想践行或能践行自己所相信的？

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能真诚面对自己的心灵。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用省思之火来观照它，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转向了火光，却不曾想其实是被“饥渴的想象”所蒙蔽。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德纳姆在长诗《库珀山》中道出了人世一个普遍现象：“没有谁胆大包天，敢公然作恶行凶，/所有

恶行都需让人觉得像善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毕竟有律法和道德在表面上维持着正义的秩序，作恶的人至少必须让别人认为自己是在行善。不过，约翰逊对我们说，很多时候作恶的人还必须相信自己是在行善：

我们假若幻想自己居处高位定然比现今处于其位的人更能造福于公众，我们迟早会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并认为这是良善之举；我们本无行此大善的天职，也确实无作恶的初衷，然而随着仇视的情绪迅速燃烧成为仇恨的怒火，行善的热切反倒使我们沦为罪恶的牺牲品。（《漫游者》第8期）

约翰逊的这段智慧文字戳中了我们多少人内心的私密^①。约翰逊说，人往往会因为利害攸关的缘故，对自身的罪恶百般呵护，用尽自欺欺人的手段为其掩饰，总之，会在幻想的快感和欲望的冲动的蛊惑下，把人世间的罪过作一个有利于自我的划分，乃至最后以良善为颜料替罪恶涂脂抹粉。这也就是为何约翰逊要让想象时刻处于理智的监控下的缘故；如若不然，想象将会给世间多少恶行颁发善行的通行证？约翰逊对心灵的洞见，在后世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有精彩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中的布斯特洛德先生，在决意要杀人或害人之前，无不经历一番激烈的心灵搏斗。但最终还是想象获胜，他们或将自我幻想为正义的化身或将自我视作上

① “彼可取而代之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名言，“大材小用”、“怀才不遇”、“屈沉下僚”以及大量类似的表述其实都是这句名言的变调。确信自己能“行此大善”，竟然会启动“作恶”的程序，这是我们以往想不到的。

帝的工具,通过剥夺同类的生命权来施行所谓更大的善。人世间有太多荒唐的悲剧,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经常是由此而起。

约翰逊充分意识到要过上理智、道德、幸福的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千古难题。尽管他在日常交谈中表现得有点武断、浮夸,过于自信,近似于《拉塞勒斯》中的那位哲学家,可在文章里约翰逊总是会尽力表现生活面貌的复杂,道德选择的艰难,修身养德的不易。说到修身的问题,其实约翰逊对自己谈吐粗鲁,爱训斥人跟人拌嘴,也一直有所注意。到他晚年时,有一位朋友看到他在一次聚会中欲言又止忍而不发的情景,才知道健谈家约翰逊正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这个毛病。约翰逊生前留下过一些简短笔记,后来被编成《祷告和默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约翰逊博士传》或道德说教文章中的约翰逊非常不同的人:

1761年复活节前夜:自从去年的圣餐礼以后,我一直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毫无作为,我的恐惧和迷惘越发地厉害了,我感到非常抑郁……相信神,我要坚定地开始过新的生活。

1764年4月21日:我满脑一片空白,很是怪异,不知道去年都发生了什么,我发现那些事就这样过了,没留给我任何印象……不过,我不会绝望。

1765年复活节,大约凌晨三点:自从去年复活节后……我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就像一场梦,了无痕迹。我变得记忆混乱,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这些日子的。

1765年10月:如果我能去听布道,就去听,除非

精神崩乱，不顶用了。

1766年3月28日：我去了教堂两回，做了祷告，从头到尾没觉得烦乱。

1766年3月29日：噢，上帝！保佑我别再受疑惧所搅扰，受惊恐所困扰！

《祷告和默想录》所呈现的不是那个对公众宣讲古典知识和美德的约翰逊，而是精神信仰这块私人领域中的约翰逊，一个时常恐惧死亡怀疑永生，绝望到几近崩溃但又努力要恢复信心的普通人。约翰逊的道德说教所以能体察人心与世情，正是基于对自身普通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信仰问题的深刻自省。另外，约翰逊虽然是常读《圣经》的虔诚基督徒，在公开的道德说教中却很少引用《圣经》和神学著作，譬如，《漫游者》中引文和典故大多出自古典作家的作品，这和约翰逊认为与神的沟通应属于个人心灵的事务不无关系。

除道德说教文章外，约翰逊一生中还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早年约翰逊反对沃波尔政府的政策，大体认同托利党人的基本理念，比如要求将七年一次的下院选举改为三年，反对政府征收国内货物税或消费税，反对建立常备军，批判政府腐败和领恩俸者。他甚至因批评当权政府而受到通缉。1739年约翰逊匿名发表讽刺文章《诺福克郡的预言》。诺福克郡是首相的出生地，约翰逊虚构了一块刻有拉丁文预言诗的石碑从诺福克郡田间出土的故事。他以一位严谨的学者为叙述者，借石碑上的预言含沙射影地批判了英国政府（包括官员、律师和军队）的腐化无能、寡廉鲜耻、误国害国的行径。作者因此遭到政府的通缉。同年，约翰逊发表《为“戏剧审查者”辩护》，讽刺手法与《诺

福克郡的预言》相近，明里是替戏剧审查辩护，暗地里是借此挖苦政府的倒行逆施，主张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自由。1756年约翰逊为《学识杂志》当撰稿人，英国此时开始与法国的“七年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政论写作。同年约翰逊发表《大不列颠政治状况简介》，追溯了英国同大陆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冲突的起源，详细交代了“七年战争”的历史背景。接着约翰逊又撰写了《1756年形势观察》，继续跟踪英法两国在北美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事。约翰逊既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谴责了战争的非正义性，又站在英国人的立场抗议法国人对英属殖民地的侵略。与十多年前的煽动言论不同，约翰逊此时的政论文分析更为客观全面，笔触更为冷静，也能更理性地对待民族利益冲突的问题。在这段时期约翰逊开始反思媒体人的社会责任，预示了后来政治态度的诸多转变。比如在1760年的《论英国普通士兵的勇敢》中，他既肯定了英国普通民众的个人主义和英勇品质，但是又透露了对忽视顺从和秩序，阶层界限混乱的担忧。

到了晚年，约翰逊的政治态度趋向保守。晚期重要的政论文有《虚假警报》（1770），《爱国者：致大不列颠的选举人》（1774），《征税非暴政》（1775）等。在《虚假警报》中约翰逊抨击了约翰·韦克斯所领导的“韦克斯与自由”政治运动，揭示了韦克斯以改革为名谋求私利，破坏社会纲常法纪，道德败坏的伪君子面目，并对英国政府针对韦克斯选举案的处理措施做了辩护。《爱国者：致大不列颠的选举人》逐一检视了当时流行于政坛和舆论中的各种虚假的爱国主义表现，并肯定了英国政治改革在近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征税非暴政》是对《强制法案》的辩护和第一届大陆会议《人权宣言》的回应。第一届